

谭正璧学术著作集

5

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譚正璧學術著作集

元曲六大家略傳

譚正璧 著

譚 堦 譚 箴 編

5

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目 录

序	3
例略	5
关汉卿	7
王实甫	91
白 朴	131
马致远	164
郑光祖	198
乔 吉	229

序

谭正璧先生的《元曲六大家略传》对于研究中国戏剧历史的人们是有用处的。他把所能见到的资料都搜集在一起，并且细心地排列了一下，这会节省人们的无数时间和精力。在这样的资料供给的情况下，人们可以对这六个有名的戏剧作家做进一步的、更深入的研究工作，给他们以适当的评价。

关于资料的搜集可以说是无穷无尽，费力而不易讨好的，然而这是一个基础，有人在做这类工作是会得到人们的欢迎的。我们希望谭正璧先生贾其余力进而扩展到全元戏剧作家的历史研究，更希望能够写一部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的元代戏剧历史，这将会得到人们更大的欢迎。

吴晓铃

一九五五，三，廿七

例 略

一、本书专考元代杂剧六大作家——关汉卿、王实甫、白朴、马致远、郑光祖、乔吉——之生平与著作，供研究中国戏剧史者作为参考资料之用。

二、全书概用纲目体，以略传为纲，各家记述为目。间亦引用己作，但必以传中需要而别无可引，并原作曾经刊行或发表过者为限。

三、各家记述，皆直接引用原书。原书中有引用他书文字之处，再就他书文字加以比勘，力避鲁鱼豕亥，以讹传讹之弊。

四、引用文字，仅有删节而无改易。如遇字句有可疑处而又无别本可以比勘，能确定其为谬误者径正之，不易确定或在疑似之间者则仍之。

五、记述内容，各书每多雷同，详彼则略此，此有则彼删，概不取重复。但有时大体虽似重复，而细节实有不尽同处，则两皆存之。

六、书中考述著作，大致先行正名，次考版本内容，再次汇引后人评鹭。故材料排列，每多明居清先，宋在金后，非故乱时代，因次序必须乃尔。

七、本书初稿，发表于十年之前，且非同时所作，每传又各独立，故体例未能一律。此次重加整理，俾整齐合一，并增入近十年中所发现或刊行之新材料，因而较之原作益为完备。

八、编著者学识有限，见闻不广，如有去取不当，遗珠漏玉之处，务请读者不吝指教，俾得随时修订增补，至盼！至感！

一九五四，九·一七，编著者于上海。

关 汉 卿

关汉卿，号己斋叟，大都人。

元钟嗣成《录鬼簿》：“关汉卿，大都人，太医院尹，号己斋叟。”（据天一阁藏明钞本，后仿此。）

明蒋一葵《尧山堂外纪》：“关汉卿，号己斋叟，大都人。”

王国维《元戏曲家小传》：“关汉卿，不知其为名或字也，号己斋叟，大都人。”

杨荫深《元曲大家关汉卿传》：“关汉卿，号己斋叟，大都人。荫深按：依《录鬼簿》所录，类皆先称字而后称名，如白仁甫名朴，王实甫名德信等，则汉卿或为其字。疑汉卿原有其名，至钟氏已不可考，故阙载焉。又或汉卿当时原以字行，故其名反不为人所知，亦未可知。”

冯钟芸《关汉卿》：“关汉卿的乡里，在今河北安国，旧称蒲县，宋属祁州，元属中书省。中书省所属，即可称大都，故一般人总说关汉卿是大都人。”

金元间解元。

王国维《宋元戏曲考》（此为原名，坊本改称《宋元戏曲史》）：“《鬼董》五卷末，有元泰定丙寅临安钱孚跋云：‘关解元之所传。’后人皆以解元为即汉卿。《尧山堂外纪》遂误以此书为汉卿所作，钱氏《元史·艺文志》仍之。案解元之称，始于唐；而其见于正史也，始于《金史·选举志》。金人亦喜称人为解元，如董解元是已。则汉卿得解，自当在金末。若元则唯太宗九年（金亡后三年）秋八月一行科举，后废而不举者七十八年。至仁宗延祐元年八月，始复以

科目取士，遂为定制。故汉卿得解，即非在金世，亦必在蒙古太宗九年。”

《明史·选举志》：“士大夫通以乡试第一为解元。”（按唐制，进士由乡而贡曰解；故后世称乡试曰解试，并称乡试第一人曰解元。）

郑振铎《宋金元诸宫调考》：“‘解元’二字，在金元之间，用得很滥，并不像明人之必以中举者为‘解元’。故《西厢记》剧里，屡称张生为张解元；关汉卿也被人称为‘关解元’。彼时之称人为‘解元’，盖为对读书人之通称或尊称，犹今之称人为‘先生’或宋时之称说书者为某‘书生’，某‘进士’，某‘贡士’，（见《武林旧事》卷六诸色技艺人条下“演史”一目里，并有“张解元”一名，可见宋时已有“解元”之称。）未必被称者的来历，便真实的是‘解元’‘进士’等等。”

官太医院尹。

元钟嗣成《录鬼簿》：“太医院尹。”

明蒋一葵《尧山堂外纪》：“金末为太医院尹，金亡不仕。”

王国维《元戏曲家小传》：“后为太医院尹，则亦未知其在金世欤？元世欤？”

《金史·百官志》：“太医院提点正五品，使从六品，判官从八品，掌诸药医，总判院事。管勾从九品。随科至十人设一员，以术精者充；如九至十人，并至十人置。”

《新元史·百官志》：“太医院（秩正二品），掌制造奉御药物，领各属医职。院使十二员（正二品），同知二员（正三品），金院二员（从三品），同金二员（正四品），院判二员（正五品），经历二员（从七品），照磨兼承发架阁库一员（正八品）。元典章：太医院知事，从八品；管勾，正九品。”

杨荫深《元曲大家关汉卿传》：“太医院金元皆置，惟查两史《百官志》，皆无太医院尹之职。以意度之，汉卿似未谙于医术，则所谓‘尹’者，恐只为令史一类小吏而已。且此种系宫内职官，钟氏或未知悉，故误称为‘尹’欤？”

杂剧之创制，汉卿实居其始。

元贾仲明《凌波仙词》：“珠玑语唾自然流，金玉词源即便有，玲珑肺腑天生就。风月情，忒惯熟；姓名香，四大神物。驱梨园领袖，总编修师首，捻杂剧班头。”

明朱权《太和正音谱》：“关汉卿如琼筵醉客。观其词语，乃可上可下之才，盖所以取者，初为杂剧之始，故卓以前列。”

王国维《元刊杂剧三十种叙录》：“杂剧之名，已见于唐宋时，至元时杂剧一体，实汉卿创之。元钟嗣成《录鬼簿》著录杂剧，以汉卿为首；明宁献王《太和正音谱》，以马致远为首，然于关汉卿下云：‘初为杂剧之始。’均以杂剧为汉卿所创也。”

泽夫《关汉卿在元曲中的地位》：“他是被称为元代杂剧的创始者。按元代杂剧之体，究创于何人，史无记载，固不得而知其详。但元时周德清作《中原音韵》，其序中却云：‘乐府之盛之备之难，莫如今时。……其备则自关、郑、白、马。’此乐府即指当时杂剧，而关即为关汉卿也；所以后人以关汉卿、郑光祖、白朴、马致远称元曲四大家，即由于此。他既云‘其备自关、郑、白、马’，则杂剧之体，在关以前，必尚未备。”

且称“行家”。

冯钟芸《关汉卿》：“关汉卿不仅会编剧本，而且通晓音律，长于歌唱，甚至是‘躬践排场，面敷粉墨，以为我家生活，偶倡优而不辞’（见明臧晋叔的《元曲选序》）的名票。剧本创作，不是个人在案上读的，更重要的是舞台上演出效果好的剧本才算真好。因此曲有名家、有行家之别。名家可以出入乐府，文采烂然；行家必须理论与演出实践密切结合，懂音律，懂舞台技术，剧本切合群众心理，重视演出效果。任讷说：‘在文字之外，复身任声容，成为我家生活。可见曲之为艺，果欲尽之，非兼事文声容三端如汉卿者，不足为第一流曲家。’明贾仲明《挽关汉卿词》，称他为：‘……梨园领袖，……杂剧班头。’从前人对关汉卿的论述，我们知道关汉卿是一个‘当行’的剧作家。”

刘大杰《中国文学发展史》：“他度着长期的浪漫生活，同优伶妓女老混在一起，弹琴唱曲，跳舞吟诗，件件都会，真是一个风流浪子的典型。他自己说：‘我玩的是梁园月，饮的是东京酒，赏的是洛阳花，扳的是章台柳。我也会吟诗，会篆籀，会弹丝，会品竹。我也会唱《鹧鸪》，舞《垂手》，会打围，会蹴鞠，会围棋，会双陆，你便是落了我牙，歪了我口，瘸了我腿，折了我手。天与我这几般儿歹症候，尚兀自不肯休。只除是阎王亲令唤，神鬼自来勾。三魂归地府，七魄丧冥幽。那其间不向这烟花路儿上走。’”（《不伏老》，《南吕·一枝花》套）在这一调里，是他全生活全人格的自招。他的浪漫生活，真有过于柳永、温庭筠了。因为他在烟花丛中混得太久，对于那一个圈子中的男男女女的生活性格以及言语情态，都体会得非常真切，他的作品，也在这一方面表现最成功。”又：“试把关汉卿的散曲，与杂剧全读一遍，便可发现这一个人绝没有遗民的国家思想，国亡不仕的品格，也没有那种文人学士的保性全真的退隐的心境。他同白、马完全另是一种人。马致远虽也同伶人来往，合作编剧，然而在他的作品里，时时流露出一种读书人的失意的愤慨。关汉卿却没有这种影子，他是一个彻底的风流浪子，浪漫才人。在《一枝花》里，他说他自己玩梁园月，饮东京酒，赏洛阳花，攀章台柳，会吟诗篆籀，会弹丝品竹，会唱歌跳舞，会打围蹴鞠，你就打断了他的腿，他还是要向烟花路儿上走。他的生活人品，他自己说得最明白了。他是一个日夜在妓院剧场中度生活的人，同他来往最密的，想就是妓女和戏子。《元曲选》卷首说他‘躬践排场，面敷粉墨，以为我家生活，偶倡优而不辞。’可知他不仅作剧，还参加过演剧。他在这一种环境中生活着，一面得着丰富的舞台经验，一面得着社会人事的体验与题材。因此他所写的，不仅是给文人学士们所欣赏的佳人才子的风流艳事，也不是那些神仙道化的神秘思想，他都取材于现实的社会，或在传说中，找取民众熟知的故事，写成民众都能了解的通俗戏曲。他或是专靠编剧来生活的，因此他作剧在六十

种以上,在产量上,元代作家,没有人比得上他。”

尝以所作献之政府。

元杨维禎《元宫词》:“开国遗音乐府传,白翎飞上十三弦。大金优谏关卿在,伊尹扶汤进剧编。”

明朱有燬《元宫词》:“初调音律是关卿,伊尹扶汤杂剧呈。传入禁垣宫里悦,一时咸听唱新声。”

王国维《宋元戏曲考》:“杨铁崖《元宫词》:(词略)此关卿当指汉卿而言。虽《录鬼簿》所录汉卿杂剧六十本中,无《伊尹扶汤》,而郑光祖所作杂剧目中有之,然马致远《汉宫秋》杂剧中有云:‘不说他《伊尹扶汤》,则说那《武王伐纣》。’案《武王伐纣》乃赵文殷所作杂剧,则《伊尹扶汤》亦必为杂剧之名。马致远时代在汉卿之后,郑光祖之前,则其所云《伊尹扶汤》剧,自当为关氏之作,而非郑氏之作,其不见于《录鬼簿》者,亦犹其所作《窦娥冤》、《续西厢》等,亦未为钟氏所著录也。”

杨荫深《元曲大家关汉卿传》:“王氏解关卿即汉卿,今人多从其说,事或当然。惟解‘伊尹扶汤’则太泥。《汉宫秋》所谓‘不说他伊尹扶汤,则说那武王伐纣’,乃汉元帝责尚书五鹿充宗唱词,并非指为剧名。故‘伊尹扶汤’一词,不过以喻臣之事君,原非指为剧名也。”

冯沅君《古剧四考跋注》:“‘伊尹扶汤’是否剧名,如为剧名是否关作,治剧史者多注意及此。在我们看来,这四个字不独是剧名,而且可能是关作。理由凡三:(1)元剧中的典故往往是剧名。例如《鲁斋郎》二折,《梁州第七》(《元曲选》戊集下,页十二):‘你你你做了个别霸王自刎虞姬,我我我做了个进西施归湖范蠡,来来来浑一似嫁单于出塞明妃。’《蝴蝶梦》二折,《牧羊关》(《元曲选》丁集下,页十五):‘不羞见那贤达的鲁义姑。’这两支曲中有四个典故,它们都见于元剧作中。张时起有《霸王垓下别虞姬》、《昭君出塞》。马致远有《汉宫秋》。关汉卿有《汉元帝哭昭君》、《姑苏台范蠡进西施》。赵明道有《陶朱公范蠡归湖》。武汉臣有《抱侄携男鲁义姑》。

因此，我们赞成王国维先生的说法，以《汉宫秋》中的‘伊尹扶汤’‘武王伐纣’皆为剧名。(2) 最近脉望馆本《古今杂剧》发现，其中一本便是《立成汤伊尹耕莘》。这本剧虽题郑德辉名，然剧尾附跋云：‘《太和正音谱》有《伊尹扶汤》或即此，是后人改今名也。然词句亦通畅，虽不类德辉，要亦非俗品，姑置郑下再考。’又跋云：‘万历四十三年，孟夏十九日，校录内本，清常道人琦识。’清常道人这种怀疑态度是有意义的。脉望馆这本杂剧不独辞句不类德辉，关目也与《录鬼簿》所载的郑剧名有出入。郑剧的全名是《放太甲伊尹扶汤》，可是在《立成汤伊尹耕莘》剧内，无一事涉及太甲。若合二者为一，未免文题不侔。复道人《今乐考证》（著录二）于郑剧名目下注道：‘《也是园书目》作《立成汤伊尹耕莘》。’轻下断语，大约是因为他未见剧本，只凭臆度。这本剧与郑作大异，它专写夏殷兴废，可能就是关作。(3) 有人认为关汉卿根本未作这个剧本。他的反证是：关如果有此作，则依《录鬼簿》例于‘郑德辉之《伊尹扶汤》’下应注“二本”或“次本”，以示同题异剧之意。’我们以为这种主张虽谨严而微嫌拘泥。《录鬼簿》于朱凯下著录有《黄鹤楼》，脉望馆本《古今杂剧》中有本《刘玄德醉走黄鹤楼》，却题为无名氏。拿这本剧与《北词广正谱》所引朱作对勘，二者颇异（手边无《广正谱》，兹据《东方杂志》三十九期隋树森先生《读曲杂志》），它的作者十之八九是另一人，名氏也不可考。《黄鹤楼》既也是同题异剧，而朱作下并未注‘次本’或‘二本’字样，焉知郑剧不与此同例。”

其友人杨显之、

元钟嗣成《录鬼簿》：“杨显之，大都人，关汉卿莫逆之交。凡有交辞，与公较之，号‘杨补丁’是也。《师婆旦》，《大拜门》，《小刘屠》，《潇湘夜雨》，《乔断按》，《刘泉进瓜》，《酷寒亭》，《列金钱》。”

马廉《录鬼簿新校注》：“曹本作‘大都人，与汉卿莫逆交，凡有珠玉，与公较之’。”（案曹本指清曹寅所刊《楝亭十二种》本，下同。）

元贾仲明《凌波仙词》：“显之前辈老先生，莫逆之交关汉卿。

公未中补缺加新令，皆号为杨补丁。有传奇乐府新声。王元鼎师叔敬，顺时秀伯父称，寰宇知名。”

梁退之、

元钟嗣成《录鬼簿》：“梁退之，大都人，警巡院判，除知州，与汉卿友。《进梅谏》，《于公高门》（旦本）。 ”

马廉《录鬼簿新校注》：“曹本作‘梁进之，大都人，警巡院判，除县尹，又除大兴府判次，除知和州，与汉卿世交’；《太和正音谱》作‘梁进之’。”

元贾仲明《凌波仙词》：“警巡院职转知州，关叟相亲为故友。行文高古尊韩柳，诗宗李杜流，填词师苏柳秦周。翠群红里，捋羊糯酒，肥马轻裘。”

费君祥、

元钟嗣成《录鬼簿》：“费君祥，大都人，字圣父，与关汉卿交。有《爱子论》行于世。《菊花会》。”

马廉《录鬼簿新校注》：“曹本作‘大都人，唐臣父，与汉卿交，有《爱女论》行于世。’”

元贾仲明《凌波仙词》：“君祥前辈效图南，关已相从看老耽，将楚云湘雨亲把勘。《爱女论》，语句严。《菊花会》，《大石调》监咸。珊瑚檐，翡翠槛，风月轻担。”

王和卿等，皆擅作曲。

元钟嗣成《录鬼簿》：“王和卿学士。”

马廉《录鬼簿新校注》：“案孟本‘学士’作‘散人’。”（案孟本指孟称舜《酬江集》本，下同。）

王国维《新编录鬼簿校注》：“案胡元瑞《笔丛》疑和卿即实父，非也；和卿大名人，实父大都人也。”

元陶宗仪《辍耕录》：“大名王和卿，滑稽挑达，传播四方。中统初，燕市有一蝴蝶，其大异常，王赋《醉中天》小令云：‘挣破庄周梦，两翅驾东风。三百处名园，一采一个空。难道风流种？謊杀寻芳’

蜜蜂。轻轻地飞动，卖花人搨过桥东。’由是其名益著。时有关汉卿者，亦高才风流人也，王常以讥谑加之，关虽极意还答，终不能胜。王忽坐逝，而鼻垂双涕尺余，人皆叹骇。关来吊唁，询其由，或对云：‘此释家所谓坐化也。’复问鼻悬何物，又对云：‘此玉箸也。’关云：‘我道你不识，不是玉箸，是噪。’咸发一笑。或戏关云：‘你被王和卿轻侮半世，死后方才还得一筹。’凡六畜劳伤，则鼻中常流脓水，谓之噪病；又爱诮人之短者，亦谓之噪，故云尔。”

夫人亦能文。汉卿尝恋一媵婢，欲得之，为所阻，颇悒悒。

明蒋一葵《尧山堂外纪》：“关汉卿尝见一从嫁媵婢，作小令《朝天子》云：‘鬢鸦，脸霞，屈杀了将陪嫁；规模全是大人家，不在红娘下。巧笑迎人，文谈回话，真如解语花。若咱得他，倒了蒲桃架。’”

吴梅《顾曲麈谈》：“汉卿轶事，有至可笑者。尝见一从嫁媵婢，甚美，百计欲得之，为夫人所阻。关无奈，作小令一支贻夫人云：‘（曲略）’夫人见之，答以诗云：‘闻君偷看美人图，不似关王大丈夫。金屋若将阿娇贮，为君唱彻《醋葫芦》。’关见之，太息而已。元人以妒嫉之妇为‘蒲桃架’，不知何意。洪昉思《长生殿》中，亦有‘蒲桃架霎时推倒’之语，可考知之。‘醋葫芦’亦曲牌名，故有‘唱彻《醋葫芦》’之谑也。”

杨荫深《关汉卿的生平及其作品》：“汉卿有许多恋爱喜剧，与几首的题情散曲，可说就是暗地为那个媵婢写的。如散曲《碧玉箫》：‘席上尊前，衾枕奈无缘。柳底花边，诗曲已多年。向人前未敢言，自心中祷告天。情意坚，每日空相见。天，甚时节成姻眷？’所谓‘每日空相见’，所谓‘甚时节成姻眷’，岂非是说他与那媵婢的关系吗？所以这确是研究汉卿作品最好的资料，因为文字的作品，多少和作者生活有些关系的。”

晚年，南游杭州，时已在宋亡之后。

郑振铎《插图本中国文学史》：“杨朝英的《朝野新声》及《阳春白雪》曾载汉卿小令套曲若干首，其中大都为情歌；游踪事迹，于其

中绝不易考。惟汉卿有套曲《一枝花》一首，题作《杭州景》者，曾有‘大元朝新附国，亡宋家旧华夷’之语，藉此可知其到过杭州，且可知其系作于宋亡(1278)之后耳。大约汉卿于元灭宋之后，曾由大都往游杭州，或后竟定居于杭州也难说。”

杨荫深《关汉卿的生平及其作品》：“他的晚年，曾一到杭州游玩。他的‘杭州景’《南吕·一枝花》套数开端云：‘普天下锦绣乡，寰海内风流地。大元朝新附国，亡宋家旧华夷。’是汉卿游杭，已是宋亡之后。按宋亡在至元十六年(公元 1279)，距金亡(公元 1224 年)已四十五年，是汉卿那时已近高年。至此他是否再游他处，则无从检考。大约他生于金末，卒于大德之间(大德为元成祖年号；元年当公元 1297 年)，享年约七十余岁。他有散曲《大德歌》，似为大德时所作的。”

吴晓铃《关汉卿生卒考辨》：“汉卿所作杂剧传世较多，均于考证无关，除《闺怨佳人拜月亭》是谱金宣宗南迁时的故事外，亦鲜有论及金代之事的。倒是散曲尚可谈谈。《朝野新声太平乐府》卷八《南吕·一枝花》套保存了汉卿的一首《杭州景》，第三第四两句就说：‘大元朝新附国，亡宋家旧华夷。’可见汉卿作此曲时已在杭州被破之后。元世祖至元十三年(公元 1276)破了杭州，时为宋恭帝德祐二年，再过两年余，宋代就亡了。此曲描写杭州是‘普天下锦绣乡，寰海内风流地’。非只‘满城中绣幕风帘，一哄地人烟凑集，百十里街衢整齐，万余家楼阁参差。’而且‘更有清溪绿水，画舫来往闲游戏’。描述杭州城郊繁华景象不似初陷之际，大约汉卿在宋亡之后才去杭州，最早不过元世祖至元十七年(公元 1280)，时去金亡已是四十六年了。小令有《双调·大德歌》十段，此曲之得名必为民间创制以歌颂成宗改易年号的，汉卿词有‘唱新行大德歌’句，既可以解作此调为前代未有，似亦可以解作此调之作必在大德之早年。按成宗元贞、大德间，曲词最为发达。……所以《大德歌》的因年号得名，本无足奇；那么汉卿的写《大德歌》也一定是在成宗大德年间，而且应当是大德初年。所以我颇同意……汉卿卒